

叶·格·沃多拉兹金小说《拉夫尔》中圣愚式形象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Foolishness for Christ Character Type in E. G.
Vodolazkin's Novel *Laurus*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878-886>

常晋也

文学硕士研究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

0253100285@shisu.edu.cn

摘要：圣愚作为俄罗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早在古罗斯文学中即有圣愚形象的描写。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复兴运动的展开，圣愚重新回到俄罗斯文学之中。研究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愚式人物形象与其圣愚精神，对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当代文学，厘清俄罗斯文学发展脉络有着重要意义。长篇小说《拉夫尔》的阿尔谢尼正是当代圣愚式人物的一个典型。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圣愚福马形象，对阿尔谢尼起到了指引和启发的作用。在小说的最后揭示了圣愚式人物在当下俄罗斯文学中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即对国家、对民族的引领与救赎，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世界探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关键词：圣愚；沃多拉兹金；《拉夫尔》；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民族；宗教学

Abstract: A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Russia, the figure of the Foolishness for Christ has been depicted in Old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With the revival of Russian Orthodoxy in the late 20th and early 21st centuries, the Foolishness for Christ has reemerged in Russian literature. Studying Foolishness for Christ-like characters and their spiritual essence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larifying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rseny in the novel *Laurus* exemplifies a quintessential contemporary Foolishness for Christ. The novel also portrays the archetypal Foolishness for Christ Foma, who guides and enlightens Arseny. The narrative culminates in revealing the uniqu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Foolishness for Christ figures i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their role in guiding and redeeming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offering a distinct answer to the quest for the Russian spirit.

Keywords: Foolishness for Christ; Vodolazkin; *Laurus*;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Culture; Russian Nation; Religious Studies

叶甫盖尼·格尔玛诺维奇·沃多拉兹金（Евгений Гольманович Водолазкин）是当代俄罗斯作家，语文学博士，古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他的小说往往将历史与当下相结合，在叙事上实现时空的反转。小说《拉夫尔》（Лавр）是作家的代表作品，讲述了主人公阿尔谢尼传奇的一生。阿尔谢尼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由于瘟疫相继去世，只剩下他和爷爷相依为命。爷爷去世后，他成为乡间有名的医生，并结识了同为孤儿的乌斯吉娜，两人坠入爱河。不久后，乌斯吉娜怀上了阿尔谢尼的孩子。临盆之际阿尔谢尼决定亲自为乌斯吉娜接生，不料母子二人难产殒命。妻儿死后，阿尔谢尼深陷自责无法自拔。于是决定踏上一条流浪的道路，通过帮助他人来洗清自己的罪孽。这期间阿尔谢尼弃绝了自己的外表，成为了一位圣愚式的人物。之后阿尔谢尼与意大利人阿姆布罗加结伴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耶路撒冷返回了普斯科夫。而此时瘟疫再次席卷大地，阿尔谢尼全力救治病人。在晚年为了潜心修行，阿尔谢尼住进了洞窟。一天，被奸污未婚先孕的姑娘阿纳斯塔霞找到阿尔谢尼，寻求他的庇护。面对要处死阿纳斯塔霞的村民，阿尔谢尼证明他是孩子的父亲，为此遭到众人的唾弃和鄙夷。最后阿尔谢尼为安娜斯塔西娅接生后便抱着孩子去世了。阿尔谢尼死后，阿纳斯塔霞将真相告诉了众人。阿尔谢尼的死讯传遍了罗斯大地，形形色色的人们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行。本文将从俄罗斯圣愚文化的角度来对小说人物进行解读，为深入了解该小说思想提供有益的思路。

1. 俄罗斯圣愚文化

圣愚（юродства Христа ради）是东正教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圣徒形象的一种，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拜占庭帝国。公元 988 年，俄罗斯从拜占庭引入东正教的同时，圣愚现象也一起进入俄罗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形成了独特的圣愚崇拜现象。作为长达千年的心理积淀，圣愚崇拜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教会词典将其解释为“为基督的愚行——精神上禁欲，拒绝被普遍接受的生活规范，行为方式特殊，非理性，忍受羞辱，蔑视，褻渎，身体剥夺。”（<https://azbyka.ru/yurodstvo>）如今作为宗教现象的圣愚在俄罗斯大地上已然式微，但圣愚式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已经组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圣愚对于俄罗斯性格的塑造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圣愚的行为规则由五组二律背反的概念构成：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汤普逊，1998：23）。圣愚表现为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

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圣愚以其自身背离的行为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使人们追求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圣愚文化是一种反僵化、反因循守旧及反虚伪做作的民间东正教文化，是一种反官方、反主流反制约的文化。因此对俄罗斯圣愚文化的研究能够揭示俄罗斯性格中的诸多特性，以及在特性影响下的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圣愚式人物。从十九世纪开始，圣愚形象在俄罗斯世俗文学中开始出现。普希金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科尔尼卡是俄罗斯世俗文学中的第一个圣愚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白痴》中，他将俄罗斯传统圣愚的精神内核融入主人公“白痴”梅什金公爵的形象之中，展现了他忍辱仁爱的一系列行为，以此表达其救赎思想。苏联解体后文学中的圣愚式形象开始大量出现，如叶罗费耶夫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叶罗费耶夫；瓦尔拉莫夫小说《傻瓜》中的乔兹金。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圣愚形象，而是由于新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问题赋予他们圣愚式的特征及新的时代内涵。沃多拉兹金的小说《拉夫尔》中的阿尔谢尼正是当代圣愚式人物的一个典型。

2. 《拉夫尔》主人公阿尔谢尼的圣愚式形象

主人公阿尔谢尼之所以可称为圣愚式的人物，第一便是他的外表体现着圣愚式的特征。在旅途中，阿尔谢尼对肉体 and 物质生活采取了一种弃绝的态度，不再执着于维持个人形象。正因如此，他往往蓬头垢面污秽不堪。“蓬乱的头发不再有颜色。从深陷的两腮里钻出一团团的胡须。这甚至都不是胡须，而是凌乱的绒毛，有的地方粘在皮肤上，有的地方挂着冰凌”（沃多拉兹金，2024：196）。由于路途漫长，衣服也破旧不堪，最终他以近乎赤裸的外表展现在众人面前：“阿尔谢尼拿起曾经是衬衫的那个东西，把他贴在了前胸。犹豫了一下，把手臂穿到袖子里，把头钻进洞里——领子被扯掉了。衬衫像一块没形状的破布一样挂在身上。补丁装点了它的暗淡无华。”（沃多拉兹金，2024：196）和传统的圣愚形象一样，这样肮脏的外表必然受到世俗众人的厌弃甚至侮辱。当阿尔谢尼来到一座村庄想要休息一阵时，村民们毫不客气地拒绝并羞辱了他：“你会把虱子给我带进来的，因为这副样子不可能没有虱子。或者是跳蚤。我想，它们在你那儿得有满满一袋子。”（沃多拉兹金，2024：186）袋子里装的是祖父克里斯托弗留给他的文献，但阿尔谢尼并未生气与争辩，只是默默地走开了。此外，阿尔谢尼也是善良清醒的正常人。当他进到村子里，准备在耶多夫基娅老太太的房子里落脚时，温暖的房

间让他头上的虱子活跃起来：“阿尔谢尼知道，消灭虱子是很难的，所以他开始可怜耶多夫基娅了。她不想给她的生活增添困难。他拿定主意，他不应该留在这里。”（沃多拉兹金，2024：188）

第二是圣愚的无根性。即漂泊无依，没有亲密关系的束缚，将自己身心全部奉献给上帝。圣愚苦修的前提便在于摆脱世俗的束缚，成为绝对精神的存在，即摆脱血缘的关联。小说开头便说明了阿尔谢尼的无根性。首先便是他没有兄弟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阿尔谢尼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早前生的都没有活过一岁”（沃多拉兹金，2024：9）。两岁的时候，瘟疫降临到他所居住的村庄，他的父母都感染去世，阿尔谢尼只得和祖父克里斯托弗相依为命，不久祖父也撒手人寰。阿尔谢尼曾有过一位恋人乌斯吉娜，在乌斯吉娜分娩时，为了掩盖未婚先孕的事实，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的阿尔谢尼执意不请产婆，要亲自为她接生，最终母子二人双双殒命。在爱人由于自己的过错死去后，阿尔谢尼和传统圣愚一样，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他不能接受也无法拥有世俗意义上的亲情和爱情，从而彻底转变为了无根之人。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化名乌斯京，踏上了一条流浪的道路。但与传统圣愚不同的是，阿尔谢尼的无根性并非体现在“疯癫性的忘我”，也并非是自己主动选择了忘我的生活方式，他始终不能忘记乌斯吉娜。一开始他的苦修并非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乌斯吉娜，为了弥补自己对她的过错。而在真正的圣愚福马为他开示之后，他才摆脱了对乌斯吉娜死亡的执念，从而走上一条为基督的道路。

阿尔谢尼的第三个圣愚式特征是预言性和拥有创造奇迹的能力，尤其是对死亡与灾难有着十分准确的预言。早在童年时期，他就在瘟疫未降临到家人头上时预言了父亲的死亡。当祖父克里斯托弗问他为什么哭了的时候，阿尔谢尼回答到：“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沃多拉兹金，2024：25）正如同他的预言，瘟疫不久后带走了父亲和母亲的性命。圣愚们往往能够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和死亡做出预言，因此他们被世俗社会所厌弃。在来到普斯科夫城后，有一次面包圈小贩普罗霍尔与妻子行房后没有洗手就去做面包圈，并想卖出不洁的食品，阿尔谢尼并未亲眼看到，却预知到了这一点，并且打翻了普罗霍尔的面包盘来制止面包圈的售卖。“他开始把面包圈小贩普罗霍尔的面包圈掰成小块，用脚踩并碾进尘土里。”（沃多拉兹金，2024：213）创造奇迹的能力的体现便是阿尔谢尼通过触摸便可消除人们的病痛，小说中地方长官加夫里尔曾向阿尔谢尼讨要了半个面包圈，他和家人吃完以后感觉身体比之前更好了。在基辅，阿尔谢尼通过抚摸治好了军事长官谢尔基

的心脏疼痛。在这之后他通过触摸为人们看病，得到了“手先生”的绰号。阿尔谢尼通过虔诚的信仰使自己获得了创造奇迹的能力。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阿尔谢尼的形象已然超越了圣愚，体现了基督精神。回到家乡面对被奸污未婚先孕的少女阿纳斯塔霞即将被处死时，他用语言及时阻止了对阿纳斯塔霞的施暴。而阿纳斯塔霞为了自保却诬陷他才是孩子的父亲，对此阿尔谢尼坦然承认，因此遭到了村民的厌恶与唾弃。《新约·约翰福音》8：3-11 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淫乱时被抓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请耶稣判决是否要用石头将她打死。耶稣回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犹太人从老到少全都离开了，没人向妇人砸石头，耶稣也没有定女人的罪，放她走了。这个故事正是基督爱与宽恕精神的具体体现。小说中阿尔谢尼的行为和耶稣的行为高度相似，是基督精神在个人身上的重现。人们开始疏远他，但阿尔谢尼依旧对人们施以援助。他再次被人嘲笑与侮辱，但他镇定自若，不以为然。最后当阿纳斯塔霞即将分娩时，他为阿纳斯塔霞接生，就像年轻时为自己的爱人乌斯吉娜接生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成功接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他终于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罪，实现了最终意义上的救赎。第二天清晨，阿纳斯塔霞发现阿尔谢尼已经在睡梦中离世了。阿尔谢尼死后，阿纳斯塔霞受到感化向村民们公布了孩子真实的父亲——奸污了她的磨坊主吉洪，人们重新为阿尔谢尼恢复了清白。阿尔谢尼的一生是基督精神与使命的具体展现：远离罪恶，省察自己；舍己为人，建造他人的生命。小说的开篇阿尔谢尼为了弥补自己的罪，寻求拯救，走上了一条弃绝自身的道路，而在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启发了他，使他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上帝。

3. 《拉夫尔》中圣愚福马的形象

在阿尔谢尼的旅途中，普斯科夫的圣愚福马给过阿尔谢尼极大的帮助。他像是阿尔谢尼的引路人，在他寻找生命意义的途中将他引向一条充满真善美的成圣之路。不同于阿尔谢尼的圣愚式形象，福马在小说中则是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圣愚身份，在阿尔谢尼来到普斯科夫时“在那岸，疯子福马遇见了阿尔谢尼。”疯子是福马形象的第一特征，这也对应了圣愚拒绝接受普遍的生活规范以及自身特殊的行为方式。

第二特征便是福马具有预言的能力。见到阿尔谢尼的第一眼，福马就指明了他的生存方式是“给自己选择了不得安宁，又受人折辱的生存方式”，同时说出了阿尔谢尼的教名，还说了教名写在每个受洗者的额头。福马也可以看到未来发生的事。他预言维利雅卡河岸会有一个共青团广场，这听起来荒诞

不经，但在作者的笔下这一预言成为了现实，也说明了福马的圣愚身份。在阿尔谢尼故意打翻面包小贩普罗霍尔的面包篮而遭到殴打时，面对不明所以的群众，福马对众人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而你们这些狗屎（他用眼睛环视了一遍站着的人们），我来让你们知道知道下列事实。昨天夜里这货和妻子行房后，没洗手就去揉面和烤自己的面包圈了。早晨他想要把不洁的食品卖给东正教教徒们，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兄弟乌斯京，他一准儿卖掉了。”（沃多拉兹金，2024：214）尽管福马没有看到普罗霍尔制作面包的过程，可他也能预知到这一事件并保护阿尔谢尼。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福马已经是普斯科夫人尽皆知的圣愚，为此人们对他的言论深信不疑，而阿尔谢尼虽然做出了预言，却因并非纯粹的圣愚而不被人相信。在生命的最后，他和传统的圣愚一样预言了死亡——只不过是自己的死亡。他完成了最后一次巡城，还向最无耻的魔鬼投掷了石头。在完成一切之后，福马躺了下来，预言在未来的灾难中阿尔谢尼会回来帮助大家“莫非你们以为，我把它们永久驱逐了？嗯，五年吧，最多——十年。试问，那以后怎么办呢？而现在请你们写下来。一场大瘟疫在等着你们，但是上帝的仆人，从耶路撒冷回来的阿尔谢尼会帮助你们的。”（沃多拉兹金，2024：401）果然和他的预言一样，阿尔谢尼归来帮助普斯科夫解除了危机。

福马也是阿尔谢尼的引路人。面对阿尔谢尼在失去乌斯吉娜的悲伤中难以自拔，他开导阿尔谢尼，教导他完全弃绝自己，奉献上帝。“我知道，你自己给了乌斯吉娜，使自己的身体疲惫不堪，但是弃绝身体——这还不算完。恰恰是这一点，我的朋友，可能导致骄傲。”（沃多拉兹金，2024：202）福马称呼阿尔谢尼为上帝的仆人，这体现了他对于上帝的虔诚信仰，并引导阿尔谢尼以奉献上帝为最高目标——这也是圣愚的一个主要特征。而对于阿尔谢尼来说，福马像是自己的老师，将他从失去挚爱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教会了他如何重新认识他自己。阿尔谢尼朝圣归来后已经满头白发，而福马早已离世。

4. 《拉夫尔》中的圣愚精神

《拉夫尔》中的阿尔谢尼体现着传统的圣愚精神之外，还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即对国家、对民族的引领与启示。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重新复苏，不少作家开始挖掘俄罗斯民族精神，以此启发民众重新构建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可以说圣愚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之一。

在小说最后，在阿尔谢尼的死讯传出后，全罗斯的人从各地涌来为他送行。“残的、盲的、瘸的、聋的、哑的和带鼻音儿的都聚集到了一起。从各个地方，其中也包括很远的地方，带来了虚弱无力的人。领来了发狂的人，用绳子捆着或者用链子锁着。无能为力的丈夫、不孕的妻子、未出嫁的老姑娘、寡妇和孤儿乘车赶来了。不结婚的黑僧侣和结婚的白僧侣、基里尔修道院的同道、大大小小的公爵领地的公爵们、大贵族、地方行政长官和千人团总抵达了。聚集起来的有那些曾经被拉夫尔治好的人、听说过他很多事迹但从未见过他的人、想要看一看拉夫尔是在哪里以及怎么生活的人，还有那些喜欢民众大汇集的人。见证了所发生的事情的人们觉得，整个俄罗斯大地都聚集起来了。”（沃多拉兹金，2024：493）正如俄罗斯著名画家米哈伊尔·涅斯捷罗夫创作的油画《在罗斯》所描绘的那样，画中是俄罗斯社会的各色人物，走在人群最前面的是赤身白须的圣愚。展现了圣愚式精神背后对俄罗斯民族的凝聚和引领，阿尔谢尼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俄罗斯大地上的人民，也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与传统圣愚不同的是，阿尔谢尼的奉献脱离了为上帝奉献的狭小范畴，而是超越时间空间永恒的大爱。在阿尔谢尼前去安葬时，作者借由其他民族的旁观者但泽商人齐格弗里德感叹道：“一个人治愈你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们，你们却折磨了他一生。而当他死了，你们把绳子绑在他的脚上，拖着他，还一边淌眼泪。”（沃多拉兹金，2024：496）而铁匠阿韦尔基却回答道“我们自己，自然，也弄不懂。”借由其他民族的视角，小说结尾点明了圣愚对于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启发和引导作用，却也借由铁匠阿韦尔基表明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厘清。

和俄罗斯传统中的圣愚一样，阿尔谢尼以其自身的痛苦与信仰的虔诚来感化社会，以反传统形象激发人们内心原有的邪恶。他以善良待人，通过自身的隐忍来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使人向内探求自身的真善美，寻求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世俗的人心浮动往往需要精神上的开导与净化，沃多拉兹金面对重新构建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这一问题给出了或许是当前的俄罗斯大地上人们所探索的精神答案。但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5. 结语

圣愚作为一种反僵化、反因循守旧及反虚伪做作的民间东正教形象，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艺术价值。在俄罗斯文学中不断出现的圣愚式人物不同于传统的圣愚形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俄罗斯社会展现出的一系列问题赋予了他们新的时代形象，他们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多样化。他们的精神内核中的

宗教因素也得到了减弱，世俗的一面逐渐复苏，使其成为值得研究的文学形象。沃多拉兹金的小说《拉夫尔》中的阿尔谢尼正是当代圣愚式人物的一个典型。主人公阿尔谢尼之所以可称为圣愚式的人物，因其体现了一系列圣愚的特征。但他不同于传统的圣愚，原因在于其如同圣愚一样邋邋的外表下，其神志始终是清醒的，也没有故作疯癫，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启发了他，使他脱离了传统圣愚弃绝自身为上帝奉献的狭小范畴，而是超越时间空间永恒的大爱，最终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基督精神并使他得到了心灵上的救赎。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圣愚福马形象，对阿尔谢尼的救赎之旅起到了指引和启发的作用。在小说的最后用阿尔谢尼的葬礼揭示了圣愚式人物在当下俄罗斯文学中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即对国家、对民族的引领与救赎。世俗的人心浮动往往需要精神上的开导与净化，《拉夫尔》一书面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或许是当前的俄罗斯大地上人们所探索的精神答案，但真正的答案还需要人们进一步的寻找。

参考文献

1.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 黄明慧. 文化的解释——圣愚研究范式的分歧及其之于区辩异常的省思[J]. 世界宗教文化，2023(2)，33-42页。
3. 金亚娜等. 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 刘锟.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D]. 2004.
5. 梅颖. 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愚及圣愚式人物形象[D]. 2009.
6. 任光宣. 俄国文学与宗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7. 汤普逊. 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臧仲伦译[M]. 译林出版社，1994.
9. 瓦尔拉莫夫. 生——瓦尔拉莫夫小说集，余一中译[M].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
10. 沃多拉兹金. 拉夫尔，刘洪波译[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
11. 王志耕. 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 张美.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研究[D]. 2015.
13. Иванов С.А. Блаженные похабы: Куль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юродства.//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 2005.

14. Лосский Н. О. Характер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осев., - 1957.

15. Нагорная Н.А. Феномен юродства и юродивый герой А. М. Ремизова., - 1997.

16. Недоспасова Татьяна. Русское юродство 11-16 веков., - 1997.

17. Федотов Г. 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 1959.